

我尽力划亮一根火柴用以取暖

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

人物

方格子,两度就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杂志发表或被转载中短篇小说数十部。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锦衣玉食的生活》《谁在暗夜里说,冷》《赞美诗》《冥冥花正开》等,长篇非虚构作品《留守女人》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《我有一条江》等,最新出版长篇小说《寂静之声》。《锦衣玉食的生活》获《小说选刊》“贞丰杯”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长篇非虚构作品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获浙江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作品两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,数度入选各种年度读本。另有作品获奖、译介。

3

读一些根本不懂的书,让我知道自己多么无知,知道世界如何辽阔。

李凤群:说到顾家和苏家,在“讥笑”“饥饿”“战乱”“审判”“疾病”面前,他们以柔克刚,暗自挣扎,勉力生长。我觉得极具“江南气质”,读者会情不自禁地拿它与《活着》和《文城》相比较,你同意这种比较吗?你觉得有什么不同?

方格子:2020年12月,《寂静之声》完成,当时叫《长河》,我打印7份书稿请文友和读者看。2021年3月《文城》出来,读过初稿的文友给我电话:“不得了,《寂静之声》的换糖佬和《文城》的林祥福,凭着方言寻找爱人小美的情节一样。《寂静之声》写顾家,《文城》寻找的也是顾家小美。你快点改掉吧。”后来,我跟作家朋友描述这个细节,她们友善地安慰:江南作家都有与生俱来的方言情结(故乡情结),当做自己创作生涯的佳话吧。不改。

李凤群:《寂静之声》其实更多地反映百年来社会的、家族的、精神的、情感的各种问题。在写作中,人物这么多,年代跨度这么大,处理故事有难度吗?小说里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,具体来说是什么?

方格子:失败的第一稿出来后,我收拾破碎的勇气和信心开山辟路,重写三遍。也就是,我是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后,最后完成《寂静之声》。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,这个意象从我十二岁那年(小说中顾及去世的年纪)落进心里,有一天,二姐忽然问:“如果天答应我们一件事,你们想要什么?”“让我们的家快点倒灶。”倒灶是方言,灶台倒塌,烟囱不冒烟,家庭分崩离析。只要倒灶了,我就能离开家,离开我出生的地方,我将“家”看作了天,看作命运也未可知。这或许是首次将“天一样大的大手”视同命运的最初觉悟。

李凤群:据说,你的包里任何时候都有书,那是什么样的书?

方格子:读一些根本不懂的书,让我知道自己多么无知,知道世界如何辽阔。近些年读童话,《白轮船》《佐贺的超级阿嬷》《小王子》这三本当成成人文学来读,但又将自己带入童话。

李凤群:正好,你就谈谈《月亮上的妈妈》吧。这本童话的创作契机是什么?眼下也有不少成熟的作家涉足少儿读物的写作,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?

方格子:我永远不会忘记皖北陶老乡。有一天,我走进一个院子,看见一个女孩倚在装满麦子的麻袋上哭泣,因为父母在外,姐妹又众多,她被迫休学在家。她拿出抄写在已经用不着的语文课本上的地址,让我告诉她那是哪里。我看到地址,是广东东莞一个工业园区某家工厂的员工宿舍。这个女孩,以及跟她一样的好多孩子,我想送他们一本书,一本我写的童话,关于月光,爱与守护。那是《月亮上的妈妈》的写作契机,后来我将这本童话写好了,寄给了他们,或许,他们看到书会想起方格子,想起曾在月光下的麦垛边,我给他们讲的故事。张炜老师说,儿童文学是整个文学的基础和入口,还是整座文学大厦的开关,只有打开这个开关,它才能变得灯火辉煌。文字终点或许是童话吧。

李凤群:动物说话和思考,只有童话世界才会存在,但在现实世界里,这恰恰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你给《月亮上的妈妈》做了定格,是为了纪念什么吗?

方格子:让万物说话,发出独属于它们的语言,赋予它们人类的情感以及它们自己的情感,这是我个人理解的童话。我曾在黄鹏翔老师的“桃源画室”学油画,之后,黄老师凭借才情热情花大半年时间制作4分钟的定格动漫,小狗与人都发出了各自的声音,温暖治愈——这或许可看作文学和现实不确定的关系。

李凤群:现在是普通话时代。你在文学作品中是怎么处理方言这一问题的?结合自己的实践,说说地方语言对文学作品意味着什么?

方格子:恰如其分的方言有着普通话难以企及的韵味,自如运用地方语言让我的写作酣畅淋漓(但有经验的作家必定深谙一个道理,你认为是的酣畅淋漓的书写到头来或许只满足了当时的叙

述欲望,最后统统无用,以立刻删掉为快)。小说里用上准确的方言,有地域意义上认同。方言像勇士,带着泥土气息的勇气反抗语言的千篇一律。

李凤群:现在的年轻人都沉迷于网络,乐于碎片化的轻松的阅读,而你的作品让人读了以后,心灵会得以宁静。你觉得读书对年轻人的人生有何意义?

方格子:无论活到多大,捧起一本书,与作者以及书中人物越过时空相见,如此美妙。读书对我们的意义大约是,人们深信必死无疑,仍然怀抱挚爱行走一生。阅读使人摒弃不反思的自信。总有一种无形的从书中才能获取的力量,让我们仍然具有爱的能力。

李凤群:在新媒体时代,纯文学的可读性非常重要。但思想性,是优秀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品质。你认为,思想性与可读性哪个更重要?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?

方格子:通常意义来说缺一不可。但往往难以两全。掩卷沉思,措不及防的时刻,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文本之外深邃的东西,那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。思想性或可这样理解。

当然还需要智慧。那些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智慧,引领读者认识自我,敬重自我,使生命更完整、真实。对困境说“不”。永恒的,不朽的,辽阔的爱。还有仁慈和悲悯。

李凤群:除了写作,你业余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吗?

方格子:看电影,听音乐,阅读,步行,做一份美食,打一件毛衣。

李凤群,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江》《大风》《大野》《月下》等多部,曾获第三、第四届紫金山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。

上海访谈



方格子:我已将小说写进了死胡同,电脑文档里,起码有三十七个中短篇小说的开头或已成稿,重复的写作跟重复的日常同样使我心生恐惧。有一年在黔西南巧遇三十二岁留守女子在屋门口做鞋子(已少见这个手艺了),女子身后是三层砖瓦新房,大热天进得屋内,凉得我一个踉跄。这是《留守女人》的最初触动,新书出来没多久,我父亲过世,我想我的下半辈子要在痛失亲人的悲伤中度过了。《一百年的暗与光》,记录浙江乃至中国麻风病防治艰难历程的这部非虚构,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我。的确是那样。

李凤群:我们快点来谈谈你的新作《寂静之声》吧。你从非虚构领域又一个“突然归来”重拾小说创作,以一部沉甸甸的《寂静之声》开路,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吗?

方格子:或许每个作家都有一部不得不写的小说。完成初稿后,自认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小说,在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时光后,又确信《寂静之声》填补了世界上最差小说的空白。一遍遍重写,小说人物入了梦,顾念的祖父顾长年,着黑色呢子长风衣,撑着雨伞,是儒雅而潇洒的绅士,我看不清他的脸,但我知道他就是顾长年。梦醒,我觉得人物可以继续活在我的小说中了。我的生活也能继续下去了。

李凤群:“他在石板老街走过,有人刷标语,得知他识字,大刷子递过来让写一条,那人去抽烟。他写:智慧胜过愚昧,光明胜过黑暗。”《寂静之声》中这样的段

落不胜枚举。上一次看到如此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的文字还是高尔基的《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》。你能谈谈写作《寂静之声》之前,你都读了什么样的书?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?

方格子:读过门罗所有的中文版小说,倾慕她文字里的机锋。马洛伊·山多尔的《伪装成独白的爱情》,给我最后以第一人称多视角叙述的勇气。波拉尼奥的《2666》是枕边书,它修正我的叙述节奏。从第一稿27万字,到成书后不足20万字,“节制胜于放纵”,我想事实如此。

李凤群:据说,在写作《寂静之声》之前,你还读了数遍《白鹿原》,能谈谈为什么吗?

方格子:如果我愿意诚恳地道及,那便是我时刻注意不能让我的小说哪怕有一点点《白鹿原》的痕迹。《白鹿原》,我了解它熟读它是为了舍弃它不受它控制,它征服了我。我不希望它左右我的创作。

李凤群:你在《寂静之声》里,写了几代人多种形式的爱情,你想表达的爱情又是怎样的?

方格子:战乱,疾病,饥谨,无论如何爱情都在独自生长。苏漫秋没有跟顾小年团聚是意外,苏年轻时健朗有趣多情,战后他理应带着水灯见顾小年,但他留下“小年,见信我已成灰”,他的决绝离去是对历史的反叛,他勉力维护在情人眼里曾经的自己。并非战乱,是爱情的苍凉与伟大拆散了他们。愿得一心人,白首不相离。卿若践我三生约,我定酬卿一念痴。在爱情面前,顾家,苏家,都有一份痴。